

笔墨当随时代

冯联清
缅怀沪上知名画家韩敏

去年12月26日正在埋头写作的我，突然接到湖南街道东湖居民区党总支张书记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我们敬爱的著名画家韩敏不幸去世！闻悉老画家仙逝，受到韩敏多年资助的东湖居民区许多耄耋老人都泣不成声，感慨不已。搁下电话机，我当年上门采访韩老的往事又像放电影一般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2015年7月，新落成的朵云轩新址要举办一个“韩敏、照诚《花雨心香·佛缘翰墨》普茶会”。盛事临近，正在龙华街道从事宣传工作的我接到当时的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杨海英（现为湖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的工作安排，前往位于淮海中路的海派书画大师韩敏家采访。

在采访中，我得知这位沪上知名画家幼承庭训，耽心翰墨，平生以擅长人物画著名，他画人物善于把握不同身份和性格，韩敏的花鸟草虫画构图饱满和谐而疏密自如，具有一种勃发清新的田园氛围。创作的连环画包括《白毛女》《郑板桥》《林家铺子》《焦裕禄》等50多部，成为连环画史上不可磨灭的力作与经典。韩老师是上海市第九届政协委员，上海书画研究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理事、上海文史馆馆员。

然而，当我走进韩老师盛开着簇簇白色、粉色和大红色蝴蝶兰的画室里，我惊奇地发现，画室墙上挂的都是程十发、刘旦宅、郑板桥等书画大家作品，竟然没有一幅是他自己的。面对我的疑问，韩老师爽朗地说：“等以后有了自己和朋友



都满意的作品再说吧。”当我专注一边作画一边与我闲聊的韩敏老师时，他突然停下手中笔说：“要是你喜欢，可以挑一幅给你！”但终因我觉得不妥而没要。事后，我对韩老的平易近人感佩有加。

在采访中，我觉得在画坛上驰骋了80多年的韩老好像对于艺术的追求永远不会满足。他喜欢赞誉别人的绘画成就，对自己的书画评价却是“不大满意”。他对于临摹历代书画高手作品似乎也有自己的看法，“学得再好、再像也只不过是人家的东西，而历代高手作品的神韵是很难学会的”。所以，在学郑板桥书法的同时，韩老并不拘泥于旧法，而是不断地加入自己的思想和见地，逐渐形成了既师承板桥、又有自己特色的“韩体”。要是老学别人的，而没有自己的思想和特色“融于其中”，就会“死掉”的。在总结自己近80多年书画生涯的经验时，韩老用清初著名画家、古代画坛一代宗

师石涛的名句“笔墨当随时代”示之。韩老用深沉的话语解释说，书画的生命力在于反映时代特色，要不断创新，要跟上时代步伐。因此，韩老在挥毫作画时总是孜孜以求，希望创作出既显功力，又富有时代特色的作品。

随着以后在湖南街道的多次采访，韩老乐善好施的“另一面”同样让人感动。在他生活的湖南街道东湖居民区，他会每年出资举办年夜饭，让孤老们开开心心过新年。每逢端午节、中秋节，韩老又不忘向老人们送上月饼和粽子。就连在居委会的活动室里，都挂有他的墨宝《金相邻》。

采访韩敏老师时过7年多，我觉得，韩老师自成一家已属不易，但是他的低调处事、创新精神、乐于助人，同样会让热爱他、崇拜他的人永远铭记在心的。

2015年7月21日韩敏老师家，作者与韩敏(右)合影

张嫂与李嫂

钱克健

瓦房，却无人居住，一家四口，天各一方，或经营小买卖，或在企业工作，唯有过年才难得一聚。

李嫂话不多，手脚却麻利，也很节俭。她做护理员的目的很清楚，帮儿子结婚买房助一把力。她早出晚归，尽量接单，可往往天不遂人愿，常给她造成一些遗憾。上海疫情封控期间，她服务的客户因年老多病“走”了几个，她痛失几个客户，也就少挣了不少钱。屋漏偏逢连夜雨，她的“座驾”软胎又被路上不明尖锐物刺破，一路拖拽，才在武康大楼边的路边摊找到修车铺，花了几百元才“打道回府”，她为此心痛不已。

两人住的小屋才五平方米，上下铺，每天挤出挤进。还好公用厨房够宽敞，两人不少时间就在厨房度过。

一个单头煤气灶，两个电饭煲，是她们常用烧饭工具。吃饭实行“分合”制，平时各吃各，包饺子时则分工负责，共享美味。

周六晚上是她们的幸福时光。叫上几个同为护理员的老乡，在厨房摆开“阵势”，和粉、擀面、洗菜、剁馅、包饺子，再摆上几盆火锅菜肴，一时间，厨房人声鼎沸，热气腾腾。木板一铺，权当饭桌，四五人围坐在小凳上，边吃边聊，老乡见老

乡，同解思乡之情。

她们也有寂寞时候，张嫂每周必与丈夫与孙子视频通话，说时快快乐乐，通话完毕常见落寞之态，毕竟离家四年未归。而李嫂则因手机流量不足，少与家人视频连线，有时晚归，独坐厨房小凳发呆，心中常惦念儿子未娶，女儿未育。

社会动态、人世冷暖常是她们的日常话题。两人常为俄乌战争的趋势争辩，为家乡的疫情变化担忧，更多的则是感叹世事难料，人间冷暖。她们见过家中有三个女儿，却单身独居、无人照料的独居老人；她们去过40度高温天，因空调已坏，无人修理，只能开电扇度过酷暑的斗屋，照料久卧不起的老人。她们也常面对昨日还絮絮叨叨的耄耋老人，今天却撒手人寰，驾鹤西去。常熟路、武康路、湖南路、汾阳路……留下了她们的足迹和汗水，也留下因疫情封闭无功而返的遗憾。

李嫂终于离沪了，她女儿在郑州即将分娩。而张嫂则在继续考中级护工证书，她戏谑地将考证视为“无用之物”，因年届60，不知何时返乡。前些日家中婆婆去世，丈夫王叔尽孝终结，一通商量，决定来沪“鸳鸯重聚”，顺便也发挥“余热”，弄个保安当当。

上海就是这样，李嫂走了，张嫂留下；王叔来了，又有陈伯、杨叔离去，一拨浪去，一拨浪来，循环不已……

平日里提及梅花，相信大多数人想到的会是红梅而非蜡梅。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一直都认为蜡梅只是梅花的一种。

后翻阅清人陈淏子《花镜》一书，上面有载：“蜡梅俗称腊梅，一名黄梅，本非梅类，因其与梅同放，其香又近似，色似蜜蜡，且腊月开放，故有其名。”这才得知，蜡梅与梅花的亲缘甚远，但却丝毫未妨碍个人对蜡梅的喜爱。在我看来，此种蜡梅科落叶灌木，实在是一首诗，一首飘在冬日里的散文诗……

我居住的小区里，栽有数株蜡梅，娉娉婷婷地伫立于绿化带一角。虽只一人多高，然弯曲遒劲的主干，旁逸斜出的虬枝，仍彰显一派简约清美。

凛冬的绿化带，寒风透过衣衫侵蚀刺痛着肌骨，任谁也不愿多加停留片刻。然因有了眼前这遒劲清瘦，透着一身傲骨，于风雪盈天万物肃的时节里，盛开出一树璀璨的蜡梅，却令我不时肃立于树前，仔细端详它们的芳容。平日步履匆忙的时光，由此变得悠闲散漫了起来。

起初，那枯叶浓密的枝条间，只见星星点点，自下而上有序排列的花苞，于冽风中微微颤动，显得殊为楚楚可人。然当你稍不留意，两天后再去瞧时，那些花苞已然悄悄撑开了。

蜡梅花，是俗世烟火里最让人缱绻的寒冬景致。它们虽不及红梅丰韵，却更有质感。那仿佛粉雕蜡染的花瓣，紧紧相拥着金针菇似的花蕊，透过薄薄肌理，一丝丝在枝头欲隐似现地闪烁着黄色媚眼。每一朵都好似蕴含着一段故事、一个过往、一份思念……

“隆冬到来时，百花迹已绝，惟有蜡梅破，凌雪独自开”。作为一种没有蜂蝶伴舞，没有绿叶扶持的鲜花，蜡梅少了梅花的知名度，却有着同样的高洁品质。它们总是穿越肃杀的风霜，将细细碎碎、密密麻麻的黄色色彩，热热闹闹又安安静静地泼散在直挺挺、横横斜斜的枝干上，用那满枝的娇艳，守住风雪里最美的一场相遇。

味道

戴志伟

小时候味道，
在挨饿时称美肴，
有什么可食，
对生存最重要。

小时候味道，
妈妈做得再好，
先得把肚子填饱，
吃相无人可笑。

小时候味道，
回想起来知晓，
那叫一个囫圇吞枣，
非如今慢咽细嚼。

小时候味道，
而立之年才知道，
满满家的味道，
饱含忆旧思新的味道！

桂花苑

刊头书法 朱健